

王石平 著

50个亲密关系的情感档案

像 草药样 生长

50个亲密关系故事

成长背后的心理曲线

几代人的情感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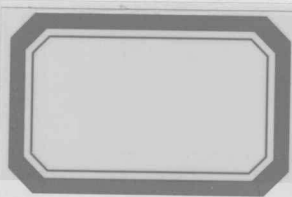
——
山东文艺出版社

王石平 著

密关系的情感档案

像药样生良

草样



埋曲线

故事

——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草药一样生长:49 个亲密关系的情感档案/王石平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329-4528-3

I. ①像… II. ①王…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0096 号

像草药一样生长

——49 个亲密关系的情感档案

王石平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528-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1. 爱是恒久的忍耐 1
2. 爱意潜流 12
3. 爱有时徒有虚名 22
4. 不快乐的孩子通常都急着长大 30
5. 不愿公开就是最大的不爱 39
6. 长长来路，命有玄机 49
7.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59
8. 打不散的是夫妻 71
9. 打不死的小强一次次满血复活 77
10. 当母爱泛滥 87
11. 当我们老了 96
12. 冬天的雪是温暖的 106
13. 更年期来得很突然 115
14. 狗日的房子 124
15. 活着，活下去 134
16. 寂寞的留守父母 142
17. 嫁给父亲的女儿 151
18. 有洁癖的人是孤独的 164
19. 伤 173
20. 绝望的尽头是死亡 183
21. 两个婆婆的春节 192
22. 刘大妈的后现代生活 200
23. 落花流水的人生 207
24.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216

- 25. 每一个亲人都值得纪念 226
- 26. 母亲的咒语 235
- 27. 那许多的欲说还休 244
- 28. 男人看不懂的故事 252
- 29. 泥沙俱下的生命 262
- 30. 你恨谁就会成为谁 273
- 31. 女人是男人生命中的和弦 282
- 32. 前妻 290
- 33. 青春的告别仪式 297
- 34. 一个人的荒野是另一个人的主题公园 307
- 35. 人人都要盛开 316
- 36. 放下恨 324
- 37. 世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风景吗 334
- 38. 他知道自己总要倒下去 343
- 39. 逃之夭夭 351
- 40. 夏天最后的傍晚 360
- 41. 像草药一样生长 367
- 42. 选择了山路，便错过了水上的风情 377
- 43. 艳遇是很危险的 386
- 44. 一定是不一样的 395
- 45. 永远别指望亲密无间，永远！ 403
- 46. 月亮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 411
- 47. 宅男四十 419
- 48. 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422
- 49. 总有一朵美艳的花 431

恨就像短跑，很有爆发力，伤人的力量很重。爱是马拉松，需要耐心与毅力。

1. 爱是恒久的忍耐

父亲说：我没跪

二子就因为行二，家里都这么叫他，别人也习惯了这么喊他。

二子的父亲去朝鲜打过仗，让弹片削去了一条腿，后来就安了一个假肢，那时候的技术还不行，还做不出假膝盖，上楼梯的时候真是拖着一条腿，看起来就费劲。

这个拖着一条腿的男人是一个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到了“文革”，突然就有人说他的假腿里藏了一个发报机，说他是特务，然后就被批斗。

二子上中学了，他看到父亲站在台上低着头，台下的人往他身上扔各种可以拿到手的东西，石头瓦块的，找不到东西的人甚至脱了鞋扔过去，父亲一动也不动，低着头。二子看不到他的表情。

后来有人嚷嚷：“让他跪下！让他跪下！”

父亲这时候抬起了头，他的脸是青的。他说：“我跪不下。”

台下的人不干，说：“什么？你跪不下？跪不下也得跪。”

父亲真的跪不下，他的一条腿是假的，没有膝盖。二子知道他真的跪不下……

晚上父亲回到家，破衣烂衫。母亲吓得浑身发抖，没有一点

儿主意地看着丈夫。

父亲说：“我没跪！”然后就进了书房，把门从里面锁上。

二子记得那天家里没开晚饭，甚至没开灯，似乎觉得没有必要了。

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声凄厉的叫声惊醒了全楼的人。

父亲在卫生间里用一条腰带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成了带头大哥

于是母亲疯了。

母亲以前是胆小如鼠的女人，突然疯掉之后，每天都在外面咆哮着骂人。到那些让她丈夫下跪的人家门口开骂，有的时候让人家给打一顿，可是谁也没工夫成天打她。那些人纷纷搬了家，母亲依然能找到他们，当然是永远有人给她消息，她也就永远粘住了那几个人，永远开骂！

父亲去世之后，二子的家就从过去的校官宿舍搬了出来，还有啥可以搬的东西？母亲是糊涂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多，倒是每天能摸回家睡觉。

家里的三个孩子都辍了学，大哥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借钱，买粮买菜做饭，妹妹让亲戚接回了皖南老家。

二子13岁就出去混社会了。和那些“走资派”的孩子们混，打架，扒火车，啥事都干。他不是年纪最大的，也不是最能打的，但很奇怪，他成了带头大哥，在那个城市远近闻名。

小五和二子

“文革”结束的时候二子23岁。

他父亲是第一批昭雪平反的干部，所里隆重地召开了追悼大会。二子穿得干干净净地扶着白了头发的母亲参加了追悼会。那母亲非常平静，谁也没骂，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站在家属们应该待的地方，接受人们的问候，她也和人们握手，还说：“谢谢！谢谢！”还说，“我会保重的，会的。”

从家里抄走的东西能找到的就退赔了，父亲的工资及抚恤金也给了他们，他们又搬回了从前的校官宿舍，窗前的小叶黄杨当初只有1米高，现在已经能没过成年人了。

二子坐在阳台的台阶上抽了支烟，这时候看到了一个身材苗条、面容俊俏的姑娘，他冲那个姑娘吹了一声悠扬的口哨，那个姑娘往这边看了一眼脸就红了。

晚上，所里的露天影院放印度片子《流浪者》，换片子的工夫，他又看到了那个姑娘，他问旁边的人她是谁，他的小兄弟们说是李丹萍，和《夜半歌声》的那个沈丹萍只差一个字呢！

那天晚上他知道她是所里新来的播音员。

所里给二子和他哥哥安排了工作，他妹妹也从老家回来了，1977年他哥哥和妹妹一块儿参加高考，都中了榜，他们发誓再也不回所里了。他们一人拿走了家里的一个大皮箱，于是，远走高飞了。

二子没有再出去流浪，因为他要照顾母亲，母亲已经很少出去骂人了，原因是有的人回老家了，有的人让她给骂死了。

二子见到丹萍之后，整个人变得忧郁了起来，像拉兹见到了丽达一样，像是见到了女神一般。这应该就是爱情了吧？因为爱情会令人变得圣洁，当然也要看爱上的是什么人。女神是引领人向上的，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儿。

他第一眼就爱上了她，有原因吗？没有。但是如果有原因，那还是爱吗？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二子因此唾弃自己。

他23岁了，不是没有过女人。那女人叫小五，也是出来混世界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她被舍弃了。那是乱世，母亲顾不上她。

他们是打群架的时候认识的。这是那个时代最血腥的游戏，孩子们是看着大人武斗长大的，即便是很短的一段经历，因为血肉横飞所以铭刻于心。

这个大院的孩子和另一个大院的孩子打，下战书，上百人群

毆。骑着自行车呼啸而来，人人挎着军用挎包，里面揣着半块头砖，拍人！

小五打得很疯狂，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伙的，打得很默契。他们觉得这这也是一个战场，他们当然是英雄的战士。他们学着电影里红军或白匪的模样，最好是苏军的模样，扎着武装带，从箱子里翻出父亲当年将校呢的外套或是大衣，威风八面。阿玛尼算什么？香奈儿又算个啥？那叽叽歪歪的娘娘腔，他们就是活到现在，也看不到眼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春，都无比残忍。

小五和二子是一对儿，他们是绝配，是那个时代那座城的天下无双，是男版和女版的曹操或关云长。

小五的身上披挂着不同风格的首饰，是二子从他辍学的那所中学偷来的。那个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时候，堆满了红卫兵抄家抄来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年纪大的红卫兵偷了不少，“文革”结束之后的古玩拍品，就有出自这个学校的。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清楚是从谁家抄走的又是让谁偷了去，至于如何流转到了瀚海或佳士得，就不得而知了。

疯狂的十年，他们以为这就是一生了。他们以为这个国家从此就这样乱下去了。

二子曾经以为他不会看上小五以外的女人了。

然而他错了。

“文革”结束了，李丹萍来了。

李丹萍带来了升平气象的岁月里一种新的审美。它代表着二子纯洁的少年时代，父亲还活着，母亲穿湖蓝色布拉吉，骑轻便自行车上下班，身上有茉莉花味香皂留下的清香。

他分明能感觉到自己爱了

研究所让二子顶替父亲参加工作，本来这是他不屑一顾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答应了下来。

他把自己收拾得非常干净，穿绿色的军裤，白色的上衣，非常地白，他用鞋刷子刷衣领。他不穿解放鞋，因为他汗脚、臭，

还有那是战士穿的，缺少一种范儿。他穿白边儿黑布鞋。

二子家的男人有优秀的遗传基因，长相俊美，否则他拖着假腿的父亲也不会找到一个漂亮的女人结婚。

那么平常的衣服穿在二子身上，会令从他身边走过的人的眼神顿一顿。他是一个型男。

这个型男吸引了李丹萍。

他们在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擦身而过，在交集的那一刻，两个年轻人都没了呼吸。一瞬的缺氧状态，眩晕。

他们去所里的公共浴室洗澡，不早也不晚地两个人打了个照面，一个进去，一个出来。丹萍的长发散发着海鸥牌洗发膏的味道，她的双颊绯红，目若秋水。

二子站在花洒之下，让足量的冷水冲刷着身体，那一刻，他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的身世，那一刻，他觉得墙壁很白，身体很脏。他有要哭出来的冲动。

因为他分明能感觉到自己爱了。因为他分明地知道自己不配了。

那么好的姑娘——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那一段时间，她的身影和声音已经占据了她的全部心思。他不能做事，不能与人顺畅地交谈，拒绝一切朋友。

他在每一个清晨或傍晚听她的广播，无非是表扬稿或批评稿，他专注地、全神贯注地听着那些声音，就像深海中盛开的花朵，如同他的心迹。

他的心里有满满的、酸楚的爱意，他爱着那个姑娘，却是不可能的爱情。

小兄弟们全都不认识他了，他成了干净、干练、内心忧伤的男人。

小五已经离开他很远了，她赌气去了遥远的新疆——她外公外婆生活的地方。

他其实是情深义重的男人，他可不是一见美女就腿软，就不分东西南北的男人。这样寂寞的心意，突然一线天开，光明

普照。

爱情，生生死死地开了头

丹萍知道二子，知道他的身世，甚至二子流浪的过去都不曾让她有丝毫的反感，她只有深深的悲悯和同情。

她是那么好的姑娘。

7月里的一场暴雨，雷电把单身宿舍外墙上的变压器打着了火，接着烧了起来，二子他妈从外面淋了雨回来，说单身宿舍着火了，播音员被困三楼了。下面的人干着急没办法，谁也不敢——

二子没听完后边的话就冲了出去，隔着一栋平房就是单身宿舍，浓烟滚滚，一群人困在楼下乱哄哄地议论着。

人们看到二子一闪就冲进了大楼，都不能够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出个英雄出个勇士也不能是二子呀！他是混混儿啊！于是大家屏住了呼吸，接着看到浓烟中冲出来的二子，身上背着李丹萍。

然后俩人就都住进了医院。呛得，肺里全是烟。他们的病房只隔了一堵墙。

晚上李丹萍去卫生间，路过二子的病房时看到这个男人把半个脸贴在墙上，闭着眼睛，很陶醉、很沉沦、很痛苦的模样——李丹萍极震惊，因为墙的那一边是她的病床。

雨下了一整夜，这一夜两个人都没睡，都在想着对方。凌晨时，李丹萍敲开了二子病房的门，满脸泪水地站在了二子面前，然后二子将她温柔地揽到了怀里。

他们的恋爱谈得惊天动地。二子剁掉了自己右手的小拇指，表明弃恶从善的决心。

这样的两个人，这一对俊美的男女，这样不可思议的爱情，生生死死地开了头，人们只能感叹人生有太多的不可预测……

他们结了婚，虽然丹萍家里并不满意，她父亲是正师级干部，带着警卫员参加了婚礼。丹萍的生母早已去世，继母有自己

的一双儿女，她体体面面地给丹萍办了嫁妆，没有她，老爷子不可能应下这门婚事，最后说：“罢了罢了，浪子回头金不换！”

没有落到尘土里的爱情

二子给了李丹萍一个男人能够给予一个女人的全部宠爱。每天上下班那么短的路，他都要用自行车接送她。他们吃饭的时间很难一致的，二子下班，丹萍正忙着播音，二子就在办公楼下的那棵大法桐下，仔细听着喇叭里传出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有时候他会静静地抽一根烟，丹萍在放音乐的时候，会侧过身来看一看楼下那个沉静的男人——她的爱人。

播音员有了爱情，每天放的都是抒情的歌。丹萍特别喜欢德德玛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有内蒙古长调的韵律，悠扬，寂寥而又忧伤。

二子听着悠扬的旋律，抬头看着北方瓦蓝瓦蓝的秋天，有大雁排成人字队形一路向南飞去，他的心里装得满满的，都是对楼上那个女人的爱，如果能够看到丹萍的长发或是一个侧影，他的心会狠狠地痛一下，会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

这是没有落到尘土里的爱情，缺少炊烟、肥皂及人间的气息，他们俩从一开始就有预感：这爱是不能够长久的。

在夜里，二子会对怀里的女人说：“爱吧！爱过我就去死！”丹萍会用手捂住他的嘴，嫌不吉利。然而二子说：“为你死去，我很幸福。”

他说：“只要你不爱了，我就了结自己的生命。”

丹萍说：“怎么会，怎么会？”他望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不爱了，就杀了我！”

不同世界的他们

二子干了一份电工的活儿，丹萍在上夜大。那年月，人人都在考文凭，她拿了一套课本，放在书桌上，二子当然知道丹萍的

心意，但是中学都没有读完的他，完全看不懂那些高中生就会解答的课程。

但是他不说不懂。他说不想上了，没有意思。丹萍心里的失望马上就写在了脸上。

后来，他参加丹萍和战友们的聚会，听他们讲好孩子的青春岁月，讲刚刚解冻的苏联文学，听他们朗读诗歌，弹吉他，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但是他能看懂他们眼神上的暧昧，虽然那只是文艺青年的即兴表演。

有时候，他们还去看内部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卡萨布兰卡》，在那里进出的人，有明显的优越感，之后，他们会用简陋的茶壶煮苦涩的咖啡，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的区别。这些对于二子是天方夜谭，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丹萍要安排他未来的生活，她憧憬着的未来有西方的色彩，五彩斑斓，她要他至少学一门外语，“去美国！”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丹萍眼里有圣徒般的渴望。而他明显地感到了吃力。

他们就像是站在冰山上的两个人，中间已经有了巨大的裂迹，正午的阳光照着，冰块在融化，他们早晚要成为不同世界的人。

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她哪里会懂得在寒风里流浪的滋味，哪里能体会到看着自己的亲人站在台上毫无尊严地让人暴打的痛苦，哪里能懂得疯了的母亲赤身裸体地在大街上奔跑，给儿子幼小的内心带来的永不可能弥合的怆痛。

于他而言，是人在泥潭拔节而出的痛苦和撕裂感，对于她，正是花未开全月未圆，她还有圆满的余地，还有大好未来。

终于，他仰望着丹萍的头颅累了，渐渐地心意沉凉。

他的爱情杀了他

1980年，小五回到了内地，她嫁给了一个回城的知青，回到

了二子的城市。她心里怀着的秘密，谁都能读得出来。

她托人给二子捎去了一封信，一张白纸上只写着两个字“等待”。

等待，在某些时刻真的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宿命，不是为了男人，而是为了爱。

二子当着送信人的面，不动声色地烧了那两个字。

后来，小五的丈夫打她。直到，打瞎了她的一只眼。

她又启程回新疆了，只要求和二子见上一面，她说这将是永别，从此不度玉门关。

或许，没有男人能冷血到拒绝。二子在火车站见到了小五，他吃惊地发现从前的女人只剩下了一只眼，从那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小五说：“二子，我不后悔！我从来没有后悔！”

二子从火车站直接去土产店买了把斧子，拎着就去了小五丈夫的单位，砍了那个男人。

丹萍是在播音室里知道二子被捕的。她去了拘留所，为了这个见面，他特别要求了一盆清水洗了一个澡，并且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要让她看到自己清洁的一面，纵使心里是那么杂乱无章，也要让她相信。

然而她已经不再信了。

她问二子：“是为了一个女人吗？”二子说是，丹萍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二子表现得非常好。判了三年。判决结果出来之后，他也表现得非常好。他在等待。他捎话给丹萍：“我可以再剃下一个手指，请再相信我一次！”丹萍的回信是一纸离婚申请。

二子依然表现得很好，他不动声色地等待着机会。

快过春节的时候，他帮助狱警擦车，和另一个囚犯。然后拔出那个狱警的枪，把他作为人质，开车闯出了监狱。

这之后，就是全国通缉了。人人都庆幸丹萍离了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与离婚的因果关系。春节过后，丹萍收到了一封没有

地址的信，只有一行字：我说过，我只为你活，如果不爱了就杀了我！

1982年，有人在上海站发现了二子，他上了北去的火车。

公安沿途布警，撒下天罗地网。

二子在他出生的城市下了车，深夜，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

行刑的车队将经过他们那个研究所的北门，开往西山法场。二子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希望车开到那里时停一下。于是，押着二子的车在北门停了三分钟，马路上的人看到二子凝视着大院，没有表情。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在凝视着李丹萍。因为那一年他的哥哥和妹妹都去了美国，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是在做最后的告别吗？

他终于离开了李丹萍的世界，真真正正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的爱情杀了他。

就算你做了错事，我还是你儿子

二子入狱时李丹萍已经怀了他的孩子。离婚之后，她调离了工作单位，去了很南很南的南方。如若不是这样，她没办法生下这个孩子。

之后，她嫁给了她的战友，没有再生孩子。

儿子26岁时，她丈夫遇车祸需要输血，他的血型很少见，儿子去献血时才发现这不是自己的生身父亲。

他们需要给儿子一个解释，同时又不想再一次欺骗或伤害孩子，于是，咨询了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医生。

医生说，告诉孩子真相。必须要让他知道真相是什么，谁是他的生身父亲。

于是，丹萍带着儿子去见心理医生。

医生说：“你的父亲和母亲受孕的时候，你父亲那时并不是一

个坏人。他们在那时是相爱的，他们因为相爱才有了你，你懂吗？”儿子点点头。

医生又说：“后来你父亲做了不好的事，你不必淡化或谅解他的行为，因为那是他的行为，并且他也已经为那个错误负了责。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是你的父亲，你们的关系不会改变。是不是？”儿子表示认同。

“你应该在心里说，很高兴你给了我生命，就算你做了错事，我还是你儿子，我不是法官。”儿子说：“我就是这么想的”。丹萍问这样好吗，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孩子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保护孩子不受父母的负面行为的影响，是一种责任，是活下来的人的责任。”

儿子后来问过丹萍：“妈妈，你爱过我爸爸吗？”

丹萍说：“我嫁给你父亲的时候，是因为爱他。我怀着你的时候，也是因为爱着他。儿子，你要相信，你是爱情的结晶。”

儿子非常高兴，这足以修复当他得知父亲的过去时给他带来的伤害。他的愤怒得到了释放，也就不会紧抱着仇恨不放，不会因此而自卑或憎恨自己，只有这样，他才能欣然接受父母赐予他的生命，过上最好的生活。

他比他的父亲幸运，因为他生在了一个比他父亲好的时代，更好的时代。

这个家族的悲剧，才没有一代代地延续下去。